

## ■微话题

好的婚姻，  
看男人的教养

文/毒舌女

1 有个相识的朋友，且喊她Z，她爷爷辈的人都是书香门第，特别爱读书，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。她爷爷曾经教育她爸爸，一个人的一生都得去读书。

她爷爷把《曾国藩家书》看了无数遍，曾经把一句：士人读书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识，第三要有恒，作为激励后代的名言，做成匾挂在书房。

她爷爷病重的时候，曾拉着Z的手说了一句话：

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品格不会坏到哪去；一个品格好的人，一生的运气不会差到哪去。

Z的爸爸是那种特别注重家庭教育的人，从小把她培养得知书达理，善于读书，孝敬父母。

甚至后来，在她长大以后，都一直告诫她，女人一生该如何修身养性，把自己培养得独立、聪慧、美丽大方。

Z在这样的熏陶下，苗红根正。当年在找对象的时候，她犯难了，因为身边没有这样相匹配的家庭，有的倒也是大学毕业，但不爱看书；而爱看书的家庭，孩子境遇不好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Z都落落寡欢。

2 Z结婚比我们同一届的人都晚一点，因为她想找一个家庭教育、品行方面跟自己都完全匹配的人。

可这样的婚姻有么？她擦破了肩膀也没有找到那个完全匹配的人。

后来，她遇到了一个跟她兴趣爱好都相投的男人，两个人都有共同理想和追求，但那个男人家庭境遇特别不好。他们喜欢看的书都一样，她看过什么书，他都看过，他也是一副博古通今的圣人模样。

认识后不久，两个人领了结婚证。

头一年，在没有孩子的婚姻里，两个人琴瑟和鸣，举案齐眉。很多人都羡慕他们，觉得就得找个有共同兴趣的人，生活才看上去有趣。

我们一帮人聚会的时候，他们还在一旁打情骂俏，还在那互相喂饭。

3 但问题很快就来了，Z就是那种永远披荆斩棘的、永远拼搏向上的样子。

因为她的家庭教育不允许她懈怠，她一天24小时安排得很紧凑，从来无不浪费时间。

可她的老公却不是，她的老公家境不好，家庭教育为零，他父母甚至认为，只要考上大学，书可以撕掉，只要大学这个证件就好。

她老公当年读的书在祖国日益腾飞的今天，已经完全不够用了，但他没有后天学习的能力，就用大学四年读的书维持着日子。Z却时刻在学习。

从结婚到现在，Z不断地告诉她的老公，人一辈子要不断地学习，因为她



爷爷、她爸爸对她的影响太大了。

她老公沾沾自喜地认为他的知识量已经足够哄她一辈子了。在他的家庭教育理念里，根本就没有人要一辈子不断去学习的能量。所以，他没有这个习惯。

4 一个男人的营养是要营养一个家庭的，而不仅仅是一个女人。

让人头疼的是，他们的儿子出生之后，整个家庭教育落到了Z身上，男人认为这本该就是一个女人的事情。

女人担当起了家庭教育的重担，男人下班回来就看电视，玩手机。

Z说：你不教育孩子，你也假装看看书吧，这样迟早会对孩子有益的。男人说他的家庭教育就是，成器的孩子永远成器，不成器的永远不成器。他说他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，他也考上了大学。

这是他们婚姻面临的第一次矛盾，这样的剧目在后来的生活中不断上演。

他们的孩子根本不喜欢看书，老师布置的课外读物，孩子一本也没有看，甚至Z买回去，孩子都不看。她问儿子，这么多精神盛宴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吃几口呢？

孩子一句话让她很震惊：凭什么，我爸爸成天躺在沙发上看手机，却要我看书？爸爸的世界观就是我的世界观。

5 Z说，她现在维持婚姻很难，他们的婚姻即将会败在整个家庭教育上，整个价值观越往后走越不一样。

男人说：孟母三迁、岳母刺字、徐母大义、孔母授学、欧母画荻，都是一个母亲立下的功劳。

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啊！岳飞的母亲虽然刺了字，从先天性格上来说，岳飞遗传有他父亲的心胸宽阔、慈悲善良、爱国爱民的个性；从后天教育上来说，岳父对儿子文武才艺的栽培更不遗余力。

还有孔母授学，那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劳。孔父是周代诸侯国——宋国君主的后代，他人品出众，博学多才，能文善武，曾官拜陬邑大夫，与鲁国名将狄鹿弥、孟氏家臣秦董父合称“鲁国三虎将”。

父亲做到了，孩子才优秀。特朗普的女儿演讲时有句话：

从小我就目睹了我父亲像个战士一样去战斗。一个普通的男人充其量在一个行业成功，而我的父亲在各个行业都有所建树。

可见，父亲的力量贯穿的是一辈子的一生。婚姻就是一只鹰，两边翅膀对等才飞得高，任何一边断翼，都会影响鹰的高度。

而且婚姻越往后走，越能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他的原始家庭的缩影，甚至从一个人身上，都能看出他父亲母亲的生活习性。

一个粗糙的灵魂是喂养不了一个家庭的，或者说，不学习的灵魂，只够苟且。

今日女报微信粉丝“卤素”推荐分享

## ■古典今读

有人说，过度的学术化，已经败坏了读者阅读古诗的胃口。然而，如今有这样一本书：它有学术品格和基础，却也是诗意的；它有渊博的知识背景，却也是轻松的；它有理论和哲学深度，却也是感性的；它既唤起读者的人生体验，也引导读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——它就是由同济大学教授、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嘉宾刘强撰写的《古诗写意》。

《古诗写意》精选唐代以前古诗近70首，加以现代性解读与赏析，熔故事性、趣味性、批判性于一炉，涉笔成趣、别开生面。今天，我们推出第二期，来看看面对“贞节”一词，古时女子又有怎样的心意与无奈？

## 谁是你身体的债权人

文/刘强

## 黄鹄歌

悲夫黄鹄之早寡兮，七年不双。  
宛颈独宿兮，不与众同。  
夜半悲鸣兮，想其故雄。  
天命早寡兮，独宿何伤？  
寡妇念此兮，泣下数行。  
呜呼哀哉兮，死者不可忘。  
飞鸟尚然兮，况于贞良？  
虽有贤雄兮，终不重行！

这首歌相传是一个叫陶婴的鲁国寡妇所作。陶婴早寡，含辛茹苦抚养幼子，婆家兄弟都很穷，指望不上，唯以纺织为生。俗话说：寡妇门前是非多。这么好的女子自然不乏追求者。有人果然就来提亲。陶婴不从，遂作此歌以明志。

诗歌按内容可分为两层。第一层写黄鹄对死去的伴侣忠贞不渝，所谓“七年不双”；这恐怕也是作者的自况，她的丈夫很可能已经去世七年了。第二层由鸟及人，写“贞良”的寡妇不忘死去的丈夫，表明要像黄鹄一样从一而终，绝不背叛自己的爱情。

读这首歌，一方面让人为陶婴的操守赞叹，一方面也难免为之惋惜。从诗歌的文本来看，这女子的内心其实也是充满矛盾的。全诗没有提到丈夫如何优秀，和自己感情多么深挚，以至于自己甘愿为他守身如玉，而是从黄鹄说起，说到“天命早寡兮，独宿何伤”——把“天命”拉出来说话，让我们嗅到了某种不祥的气味，而“死者不可忘”一句，则仿佛是对自己的某种道义上的告诫和勉励。这一切，恰恰说明了主人公的无法自遣。正因如此，反倒让我们怀疑她的坚守不是为了“情”，而是为了“义”，甚至，仅仅为了“名”亦未可知。何况她又说，“飞鸟尚然兮，况于贞良？”——连黄鹄这种鸟都能做到的事，“贞良”如我凭什么做不到？这就更加透露了女主人公内心的艰难挣扎。

读者不禁要问：这女子难道真的愿意“守节”吗？

这歌写的虽是个人情感的悲欢，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。我们在感动于这个女子忠贞无贰的同时，也不难看到，她的不愿再嫁，奉行的不过是封建时代最受欢迎的贞节观念。所谓“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，即便无子可从，也要为死鬼男人守身如玉。男人无形中成了女人身体的永久“债权人”，女人对自己的身体既无“产权”，也无“使用权”，偶尔“用”一下，便是“失身”，会被千夫所指，万妇所唾。

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深受其害的女性有时反而比男人更自觉地身体力行，“软刀子杀人”的《女诫》出自女性之手就是证明。一个女子正是这样被“名教”慢慢地磨损了容颜和生命的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“妇女解放”之后的今天，一个死去丈夫或者离婚再嫁的女子就真能找到幸福么？怕也未必。现在女人圈里流行一句话：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。”说明今天的不少女人依旧乐于把自己拴在男人的裤腰上，比起《黄鹄歌》的主人公来，不仅没有长进，反而显得倒退了。所以，新社会也好，旧社会也罢，爱情婚姻家庭的悲剧也许一直都是“守恒”的，在“质”上并无太大的变化。

说到身体的贞操，早已不是解剖学而是伦理学乃至政治学的话题了。当人类文明在呈几何级数飞速发展时，却发现，最难以携带的行李竟是那具“沉重的肉身”。难怪大智大慧如老子也要感叹：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。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”（《道德经·第十三章》）无论男女，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有个问题可以不问苍天，却要问问自己：谁是你身体的债权人？



扫二维码，关注今日女报微信，有惊喜哦！